其實，這只是正見的「相」而已，「正見」的核心意義應是「慧眼」，以慧眼正確的觀。如果說「正見」是透過眞實的體驗所獲得的見地，具有慧眼才能眞正的觀到緣起、性空，因此在還沒有學習「如何正確的使用心眼」時，把緣起、空性當成對象的話，無論如何是無法觀到緣起或空性，甚或是三世因果的。

在八正道的體系中，正見被置爲首位，自然有它的作用。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」，要正確的走路，首先要有一雙好眼，同理，正確的修學第一步先要訓練我們的「心眼」，能正確的使用心眼，才能如實地看到世間的實相。「正確的看」、「正直無曲的看」，當「看」的能力是質直、無諂曲時，所見必定最眞，學習者在初修八正道，如何入門才能具「心眼」，應是關鍵的課題。

什麼是正確的看？道理似乎很簡單，卻不太容易理解。以海倫凱勒的學習過程爲例，她要認識什麼是「WATER」，是多麼地困難，因爲她看不到、聽不見、說不出水，很難理解「水」的概念，直到她碰觸到「實體」的水，才把聲音的「水」等於符號的「WATER」，彼此可以相通的「水」連結起來，她於是「看」到水了！我們之間有多少人在碰水的時候，能夠如實地「感覺」或「看」到水的存在呢？我們常常以飄浮的心，顧左右而視其它的！

禪師常說：「挑柴、擔水無非是禪，吃茶、喝水，處處都是禪。」其實：心眼就在當下的掌握。洗手，就看到了正在洗手；嚼飯，就知覺正在嚼飯，……如果能處處覺照，練就一雙清朗的慧眼，便是眞正看到了家的方向。

田園之冬——茼蒿菜的故事

釋自谷

主角：茼蒿——兩年生草本，屬菊科，莖高二尺，葉羽狀，花黃色或白色，莖葉嫩時可食，爲冬季裡的蔬菜。

在一個冷風颼颼、沒有夕陽的黃昏。

李先生——一個有點兒阿Q色彩的公務員，這天下班回家途中，路過永樂市場，看到一簍簍青翠的茼蒿菜，不禁食指大動，於是買了一大袋，準備好好吃個痛快。

李太太——典型的中國婦女，接下先生遞過來的大袋茼蒿菜及命令式的聖旨：「全部煮！」她趕忙將茼蒿洗淨，油熱之後，把菜統統投入鍋中，轉眼間，受熱的綠葉縮減成一小團，

顯得更加油亮翠綠！

調味完畢，起鍋的茼蒿盛裝在一個粉紅紋彩的圓盤裡，紅底綠表，好一盤佳餚！

李先生坐在餐桌邊，筷子已拿在手中。

她戰戰兢兢、必恭必敬的端著，將盤子輕輕地放在先生面前。

李先生正舉箸要挾——忽地，他眉頭一皺，叫住了返身要進廚房的妻子：「我不是說要全部煮嗎？」

「是呀，已全煮了。」

「那爲甚麼不全部端出來？」

「都端出來了呀！」

「就這一盤？」

「是呀！」

「爲什麼我還沒吃，你就先吃了？」

「沒有啊！我根本還沒吃！」

「你明明吃得剩下這一點點，還說沒吃，那麼一大包，就剩這一些，眞是太可惡了！」李先生說著，扔下筷子，起身狠狠地揍了妻子幾拳，然後憤憤地走出大門去了。

從此，茼蒿菜多了一個別名——「打某菜」（台語）。

這個故事是我到菜園爲茼蒿菜澆水時，發心種菜的蜜柑居士告訴我的。我聽了很震憾：

很多時候，我就是那個不諳庖廚的莽夫，自以爲是的拿著雞毛當令箭，還以爲自己很厲害，能夠明察秋毫，殊不知……

很多時候，我只是看到眼前小小的一盤茼蒿菜，卻不知道這一點點菜是一畦菜、一大袋菜的濃縮品，我不知道別人一點點的成果，要付那麼多代價……

還有很多時候，當我採收許多茼蒿時，原以爲擁有許多功德了，卻不曉得在善調御師手中，那只是微不足道的芝麻事兒罷了！

各位看倌，您呢？

親得離塵垢

方俊義

從屏東老家出來，車子駛在高屏溪的大橋上，秋老虎的威力已失，午后的涼風自兩邊車窗徐徐吹進來，掠過耳鬢，還覺得有幾分令人心曠神怡的涼意。想起剛剛和父親親切的談話，心裡仍存著一股暖流，父子間由疏離而親近，由冷默而彼此接受，走過這段心路歷程，眞是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」。

打從有記憶開始，家中就一直爭吵不斷。父親喜歡酗酒，工作可說「三天打魚兩天曬網」，而所賺的錢，大部份又都拿去喝酒，全家生活的重擔自然全落在母親身上。在南臺灣的烈陽下，她揮汗不停地踩著三輪車，爲